



在音乐竞演综艺《追光吧》里，舞者韩宇成为21位“追光者”之一，并与张卫健、杨宗纬、刘也等人组成“见所卫健”组。

自2018年《这！就是街舞》夺冠出圈之后，“全能舞王”韩宇多了不少娱乐圈的工作，大多仍离不开街舞。但在《追光吧》的短短三个月里，他唱了粤语歌、练习了京剧、甚至还参加了一次军训和一次运动会。最近，韩宇在节目录制现场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专访，他表示，他把《追光吧》当成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：“还有什么机会可以跟这么多最佳男主角和最佳男歌手一起交流呢？”



“见所卫健”组

【谈节目】

录《追光吧》比《这！就是街舞》更累

羊城晚报：《追光吧》这个节目最吸引你的是什么？

韩宇：一起参加节目的哥哥们。去年5月左右，导演就跟我见面聊了这个节目。从《这！就是街舞》比赛完到现在，我也参加了一些综艺节目，这些节目基本以街舞为核心。但《追光吧》不一样，哥哥们有的是歌手、有的是演员，还有像我一样的舞者。我来之前也看了其他类似的节目，觉得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、互相交流的氛围很好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，对街舞也会有很大帮助。

羊城晚报：参加《追光吧》之后，学到了什么新技能？

韩宇：唱歌吧，我觉得自己现在是素人里面唱歌比较OK的。还有武术和京剧。我特别喜欢武术动静转换的那个瞬间：首先要沉下来，然后爆发，爆发那一刻的气场特别强大。京剧则是一个向内的艺术，动作都强调“收”、“定住”，看起来不难，但其实每个动作都好累。我的京剧老师说，他们练功都是从早上八点一直练到晚上八点，非常考验耐性和体力。

羊城晚报：你在第三次公演《独上西楼》里尝试了京剧武生的表演，为了这次舞台排练了多久？

韩宇：其实就是三天，每天练习两三个小时。因为老师是很有名的京剧演员，还要参加春晚节目的录制，很忙。我这次没有练基本功，但在培训最后一天，老师专门跟我讲了很多基本功的要领，我非常受用。之前的表演只是个壳，听完那天的课之后感觉就有那股精气神了。如果给我更长的时间，我可以做得更好。

羊城晚报：这次学习京剧的经验，对你的街舞有没有启发？

韩宇：老师说我学得很快，包括身体的协调性、动作定点的状态等。当我换上武生扮相之后，在老师面前跳了两下Locking（锁舞），老师提议我以后可以用京剧做音乐，结合街舞和京剧的动作做一个新的作品。

在街舞界，我们也一直在研究中国街舞要如何创新。很多外国舞者来中国之后也会觉得不可思议：中国有那么多传统

文化可以跟街舞相融合！比如醉拳、太极、京剧等。我们希望能做出更好的作品，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。

羊城晚报：《这！就是街舞》和《追光吧》，哪个录起来更累？

韩宇：其实是《追光吧》更累。来之前完全没想到节目内容还包括军事训练和运动会，我还跟朋友开玩笑说，《追光吧》好像是把所有节目都融合在一起了。录《这！就是街舞》是三个月只干一件事，但《追光吧》是三个月要做很多不同的事情。

从开播到现在，我好像只在初舞台的时候跳过舞，之后我学了京剧、拍了微电影，也唱了歌。很多哥哥的能力都比较全面，但我只会跳舞，所以私下要做很多功课。比如我们团队一起花两小时排练一首歌，但结束后我还需要再花三小时自己练。虽然我只有4句歌词，但如果唱不准，就会影响到整个表演。“累并快乐着”吧，除了这个节目，还有什么机会可以跟这么多最佳男主角和最佳男歌手一起交流呢？



韩宇

【谈相处】

杨宗纬从“社恐”变“梗王”

羊城晚报：《追光吧》集结了21位不同年代、不同领域的男性艺人。第一次跟这么多艺人一起过集体生活，还适应吗？

韩宇：没有啥不适应的。大家都说，难得有机会有人请我们聚在一起玩，那大家就开始开心地玩。虽然比赛始终都有输赢，但如果把输赢看得太重，就会失去相处的乐趣。我们平时会聊很多，比如不同的演艺道路、过程中经历过了什么事等，大家都会互相分享。我跟尼坤也经常聊天，他不时会拿一些舞者的照片来问我“你认识吗？这是我的朋友”，哈哈。

羊城晚报：你在团体里是什么担当？

韩宇：“好客”担当吧，我会招呼大家来聚会。大家真的相处得很不错，不是说录完节目就不联系了。我前两天跟晓龙哥（张晓龙）吃过饭，我们之后可能还会合作，他会为我的一个作品做导演。

羊城晚报：相处下来之后，哪位哥哥是反差最大的？

韩宇：吴镇宇大哥和杨宗纬大哥。宗纬哥一开始表现得很“社恐”，熟了之后他成了我们的“梗王”。吴镇宇大哥演过很多反派，一登场就很有人气场，其他人都有点怕。但一块录节目之后就发现他讲话很直接、很真实，有时候又有点可爱。有些我们都没觉得好笑的事情，他自己会笑到流眼泪。

羊城晚报：你觉得加入“见所卫健”这个团队之后发生了什么变化？

韩宇：我们都开始发长语音了，哈哈！一开始是哥（张卫健）在我们群里发长语音，每条都是60秒的那种，后来我们都会主动发长语音了。每次讨论的时候，群里面都会弹出一条条长语音。每个人都会给舞台提出意见。

羊城晚报：其他哥哥有找你学街舞吗？

韩宇：是的，有些哥哥从来没尝试过街舞，但大家好像都有一颗想跳街舞的心。比如我教了张卫健大哥一些街舞的基本功；也教了一下杨宗纬大哥，他后来都开始尝试唱跳了。在这个节目里，技能会互相“传染”。比如我一个舞者，天天跟歌手待在一起，听久了，我都学到了一点歌唱技巧。

羊城晚报：春节快到了，今年打算怎么过？

韩宇：如果允许的话，我要找一个有海的地方，跟家人、好友一起放空，换个地方吃吃睡睡。我可能休息10天左右，然后就要开始工作。2022年还是要忙教学，到不同的城市授课。之后可能有一些当节目飞行嘉宾或者编舞的工作。

【谈计划】

今年想做一首国风歌曲

羊城晚报：在《追光吧》里学了那么多技能，有没有计划发展一下除街舞之外的事业？

韩宇：音乐吧。可以的话，我还是想去练习一下声乐和表演。我计划做一首歌，并做成MV。里面可能会有京剧、武术等元素，当然也会有街舞，会把叶音、石碑、经纬等找过来，做一首国风歌曲。我学表演可不是为了演戏，但之前有一次聊天，让我觉得表演是很重要的事，要去学习和感受。

羊城晚报：如何平衡专业舞者和艺人两个身份？

韩宇：我觉得两者不矛盾。从《这！就是街舞》以来我就一直在忙，接受许多不一样的工作，比如让我在节目里唱歌，可以，我去练；让我跟京剧老师合作，也可以，我去练。每一次工作，我都愿意把它做好。如果说改变的话，那就是有粉丝了，但我也不会觉得不习惯。我需要有自己的生活，但也愿意分享。比如我在生活中跟朋友吃饭、在家光脚跳舞等，也会拍个视频跟大家分享，真实的我更容易被大家接受。

羊城晚报：你有没有太多偶像包袱？

韩宇：对。当然，我认为首先要想清楚自己什么事情可以做、什么不能做。我希望可以帮到更多的人，不只是把自己的舞跳好，或者变得更有名。我仍然是一名街舞老师，教学的时候，我希望可以给孩子们有一个正确的引导。碰上疫情、水灾等事件，我们街舞界也会自发地筹款或者去帮忙。其实街舞界有很多人都在做这样的事情，可能是大家都成长了吧，变得更加有社会责任感。我们得到了关注，也想去帮助更多人。

羊城晚报：春节快到了，今年打算怎么过？

韩宇：如果允许的话，我要找一个有海的地方，跟家人、好友一起放空，换个地方吃吃睡睡。我可能休息10天左右，然后就要开始工作。2022年还是要忙教学，到不同的城市授课。之后可能有一些当节目飞行嘉宾或者编舞的工作。

花地·校园达人

2022年1月21日/星期五/文化副刊部主编
责编 易芝娜/美编 丘淑斐/校对 赵丹丹

A15

青春写生

老妈有福气

□崔曙光 湖南省益阳市朝阳国际实验学校C84班

我的作文得了个小奖。大夸老妈有福气，问老妈是怎么教育我的？

我下意识地看向老妈，发现老妈温柔的笑容里有欣慰，有满足，还有一丝丝骄傲：“我也觉得我挺有福气的。”

老妈一点都不谦虚。

我知道，我做得并不是很

好，离别人口中的优秀还差得远呢。但即使这样，从小到大，还是有很多人夸我，然后便羡慕老妈命好，追着问教子之道。其实我

觉得，相对于网络上那些殚精竭虑、“榜槐底下出孝子”、虎爸虎妈似的教育，老妈对我的教育基本上算是“溺爱”。

老妈从怀孕起就辞掉了工作，全心全意养育我。但这养育之恩可以说全部施用在我的日常生活上。至于学习，按老妈自己的话说，她一点都“不称职”。

我幼时体弱多病，上幼儿园

基本上是“三天打鱼，两天晒网”。那时老妈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：“除了健康，什么都是浮云。”小学四年级前，老妈从不给我报校外辅导班，她也不亲自辅导我。我做作业时，她只在旁边写文章。写完作业，她检查一遍后，告诉我错了几处，让我自己找出来，自己更正。更正完，她拿笔潇洒一挥，签下名字，然后递给我一本课外书，说：“自个儿看去，看完讲给我听。”

老妈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：“学习是你自己的事。多吃读书的苦，将来就少吃生活的苦。”她不管我爱不爱听，听不听得懂。

其实老妈像天下所有父母一样，也重视成绩。我每次考试她都很紧张。考得好，她眉开眼笑，摸着我的头，骄傲地说：“我儿子真棒！”考得不好，她问我原因，问我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，然后来一句：“你爸是学霸，你这做儿子的有好的基因，应该也不会

有人问我：“你是不是从小

能够徜徉诗海，一享闲适。我们在此可品读出劳碌与休憩的平衡。在忙碌中自省，于闲暇中修行，双脚踩踏在跷跷板两端，方能站得稳当，蹒跚而行。我们不应当将忙与休抽离开来，而是将两者相扣，于长长的绳索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点，偶尔忙碌，常常自省，才得安逸且踏实。

遇上《菜根谭》时，倒是明白了其中了某些道理。

它说，弓满则断，水满而溢，去寻生命之平衡。

寻忙闲之平衡——“身不宜忙，而忙于闲暇中，亦可微僻惰气；心不可放，而放于收摄之后，亦可鼓畅天机。”寓忙于闲暇之中，即身处繁忙中也要精神上放松，这叫松弛有度。父辈追曰，有无人能及的力量，跳动的脉搏和矢志不渝的雄心壮志，赋予了他将自己拉成一张如满月的弓的资本，可他一味地奔跑，一味地去触模遥不可及的远方，打破了生理平衡，最终轰然倒下；一代枭雄曹操，手握兵权驰骋战场，面对着硝烟滚滚与不可捉摸的时局，依然

立志当作家？”这叫我怎么回答？我能说我是被“逼”的吗？从我睁开眼来到这个世界，满眼都是书。书柜、床头、茶几、窗台、床底下，到处都是书。家里藏的书已经够多了，老妈还将家搬到了新华书店旁，又到图书馆办了借书卡。老妈几乎所有闲暇时间都用在看书上，这让我产生了一种感觉——读书是一件美好而快乐的事情。

不然，老妈怎么时刻都在读书呢？带着好奇与探索的心理，我也捧起一本本书，坐在吊椅上，渐渐沉迷。

老妈很欣慰，送了我厚厚一本好词好句摘抄本，扉页上写着五个字：“闲时多读书”。老妈说，她从没望我成“龙”。她所期盼的，是我平安喜乐，学业稳步上升，将来有一份

面对结党营私时，方能始终挺直腰杆不为权贵而折腰。这便是欲望与收敛之间的平衡。适可而止，不被欲望支配才是一种真正的平衡，才能让适度的欲望推动向善的齿轮。

寻心界之平衡——“操存要有真宰，无真宰则遇事便倒，何以顶天立地之砥柱？应用要有圆机，无圆机则触物有碍，何以成旋乾转坤之经纶？”

操守与涉世并不矛盾。纪晓岚曾道出“处事圆滑、内心中正、不同流合污而为人谦和”。我们或许在趋炎附势的环境中更需要保持刚正不阿、安分守己，摒弃所党同伐异、华而不实的小心思。但这并不代表着我们自诩清高，而是始终怀揣初心，抓住涉世与信念的平衡。仍旧是我们上下五千年中涌现的文人墨客，他们不少都是在仕场上失意，在报国无门的内心痛苦下，依然保持着绝不低头谄媚于小人的姿态，于是“倦却诗书上钓船”，怀揣着

满腔的热血去探求另一片天地。当他们守得住英雄气概，在动乱中稳住了阵脚，便也寻到了属于他们内心的平衡。

时代的洪流裹挟着我们向前，我们是快节奏中孕育的一代，或许某一天，某一时刻，我们猛然发现自己在学业上埋头苦干了许久却最终一事无成，发现自己也变得为了一句赞美便处处怀揣心机，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终是与初心背道而驰，这时，我们最需要的恐怕就是去寻找属于我们的平衡。那些让我们失去了平衡的天平一头的巨石，可能只是些没有节奏的努力，是一些过度在意的看法，是为了融入一个本不属于自己的圈子的挣扎，而这些重石也只有靠自己的双手才可以一点点地搬开，一寸寸地恢复天平的平衡。

要明白，过犹不及，物极必反。安置于平衡，才能感受到生命的馈赠。

（指导老师 广州二中教师 马蓝）



图/视觉中国

安稳的工作，有一个高雅、舒心的爱好。所以，她对我的教育，就像《种树郭橐驼传》中的郭橐驼种树一样，顺应树木的天性，将其土培实，让其树根舒展，然后安静地走开，任其自由呼吸，茁壮成长。

人人都夸老妈有福气，我想，

其实我才是最有福气的那个。

（指导老师 郭院救）

大学时光

□罗皓天 广西贺州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2019级

“三角包，三角包，包什么馅？包木耳；三角包，三角包，包什么馅？包豆角；三角包，三角包，包什么馅？包凉薯……”

返校路上听到这奶声奶气的童谣，我摸摸肚子，竟有些许饿意。粉角就是三角包，是指用粉皮折出有棱有角的形状，里面内藏馅料，就是一个三角形的包子。这是一种当地小吃，街头小摊上很常见。

循着童谣的声音，我迈步走向路口，心里盘算着是否能找到一间粉角店，吃上几个垫肚子。路也不远，大步走过去，冬日的暖阳下，我的后背竟渗出一层薄汗。果真有家小店，没有显眼的招牌，就在街边。店前地上坐着两个人，一边唱一边比划着小手。店里只有三五张桌椅，做小吃的炉灶就在一旁，一个女人正在做着三角包。

进店就看到一张贴在墙上的红底黑字的价格表。店的规模不大，生意围墙倒不小，除了三角包，还有大肚糍、油茶、艾糍……那女人看到有客人进来，忙起身问：“要吃点什么？小伙子。”“来一份三角包吧。”看着女人手上还黏着做馅的菜叶，我说，吃的就是这一口新鲜。

三角包不大，大口一点，一口就能吃一个。包的馅料却很丰富，春头的嫩韭、夏收的凉薯、冬里的萝卜，都是些本土食材。蘸上调制的酱料，细滑的粉皮、咸鲜口的馅料，每一口都是舌尖专属于家的特殊味道。

女人又戴上手套继续叠三角包。一转一叠，馅在里面，皮在外，三角立马成了形。这种曾在

征稿

“校园达人”版“大学时光”栏目面向高校学生征稿，稿件要求作者为高校在校学生，内容、体裁不限，每篇不超过2000字。来稿请寄邮箱：ycwbqc@sina.com，邮件请注明“校园达人”投稿字样，内文中务必留下作者真实姓名、所在学校名称及院系和年级等详细信息。